

1993年双月刊



江西

文史

资料

第48卷

- ☆ 黄维趣闻琐记
- ☆ 张恨水的言情小说与江西风土人情
- ☆ 蒋经国在江西纪实（下）
- ☆ 名记者黄远生之死
- ☆ 波阳县县长丁国屏被刺秘闻

2

江西省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主办

要目简介

烈士英名永难忘 李鹏总理的父亲李硕勋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5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黑夜中，同志们一船一船的渡过急流，硕勋与大家挤在一只木船上。……

黄维趣闻琐记 黄维有一手“绝招”：当批评者的话音刚落，他能随即放出一串响亮的屁声。他把学习视为多余，在学习发言中，不厌其详地谈他的“永动机”。杨伯涛冲着黄维大骂：“你是国民党的罪人，共产党的功臣！”

滔滔赣江东逝水 蒋经国大骂：“你娘的混蛋，你们不抗日，反而为一个贩卖鸦片的土膏行辩护。……”赣南的老百姓称蒋经国为“蒋青天”。蒋经国给每个犯人发了一包糖果，欢送他们“自新”。

“神枪手”将军李强 蒋介石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记上“李强射击好”几个字。李强严肃地说：“你把长发剪掉再来报到吧！”李强把自己的坐骑让给病人骑。襄城灾民为李强树起一座“李善人碑”。

名记者黄远生之死 胡适称黄远生为“政论大家”和“文学革命运动的先驱”。刺杀黄远生的刺客叫刘北海。黄远生拥戴袁世凯当总统，而不是拥戴他当皇帝；黄远生反对孙中山当总统，而不是反对他搞共和。

江西文史

资料

总第四十八辑

一九九三年第二期

江西文史 资料(双月刊) $\frac{2}{1993}$

崢嶸
岁月

烈士英名永难忘

——记李硕勋在南昌起义前后的

战斗……………李何林(1)

人物春秋

黄维趣闻琐记……………沈 醉(7)

李世璋“逐鹿”中原……………林泽生等(16)

“福将”刘峙二三事……………周 明(25)

报界奇才黄远生……………何明栋(29)

江西才子 政坛怪杰

——记谢远涵先生……………肖根泉(34)

张恨水的言情小说与

江西风土人情……………刘造深(39)

历史大特写

滔滔赣江东逝水

——蒋经国在江西纪实(下)……杨一萍(43)

…籍籍将领… “神枪手”将军李强…郑 平(73)

(文 化)

简记江西工业专门学校……雷 宣(90)

(篇 章)

剑声与熊恢……………傅九德(94)

百年钩沉

名记者黄远生之死

……………黄流沙 孙文铄(103)

主 编 聂国柱 副主编 曾 粮 责任编辑 易芳霖

历史 内幕	波阳县长丁国屏被刺秘闻……熊正瑞 (117)
社会万花筒	我们是怎样杀掉侯科长的 ……叶逢芬 (122)
抗日烽火	也谈在赣毙命的日军将领 ……蒋文澜 (125)
舞台史话	幽兰山谷倍风流 ——记古老的地方剧种宁河戏…张代检 (135)
文史评介	展望江西文史绽新蕾 ——读江西各地部分文史资料…史 君 (144)
拾 遗 补 阙	李烈钧的“四宝”……王振中 (93) 熊式辉的用人……王振中 (151) 江西打虎英雄欧阳廷贵……区央川 (152)

编 务 涂苏中 雷心刚 胡群红 黄 茜

主 办：江西省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编 者：江西省政协文史办公室（电话783861）

承 印：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刊 号：赣刊字第 01-148 号 每册：2.20 元

峥嵘
岁月

烈士英名永难忘

——记李硕勋在南昌起义前后的战斗

李何林



李硕勋像

一九二六年秋，我离开南京“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投笔从戎，到武汉参加北伐军，被分配到南湖学兵团，担任《学兵日报》编辑。一九二七年春，我被调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政治部工作。师长是国民党员李汉魂，师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李硕勋（当时叫李陶）。

李硕勋是四川省人，在上海读书期间，受到了马列主义思想的熏陶，到部队后，他工作认真，沉着冷静，平易近人。师政治部没有副主任，他一个人主持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尽管只有二十多岁，工作起来却很老练。

整个师政治部分组织、宣传、总务三个科。组织科长姚光薰，是皖南人，他和硕勋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那时叫李昨非，担任宣传科长。总务科长姓龚。整个政治部就是十几个人。二十五师没有副师长，这个师的主要领导人就是李汉魂、李硕勋。硕勋主要从事政治工作，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由于硕勋的努力，使全师官兵政治觉悟提高很快。

（一）参加北伐河南的战争

一九二七年三、四月间，直系军阀吴佩孚早已被打败，从湖南、湖北败退到黄河以北。河南成为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天下。李汉魂、李硕勋奉命率领第二十五师北伐河南打奉军。

一到河南后，驻扎于驻马店一带，担负着攻打上蔡县奉军富双英旅的任务。尽管奉系军阀有日本人支持，武器比我军优良，但是，由于硕勋等同志在部队内加强了政治工作，官兵有政治觉悟，因而我军素质和战斗力都强于奉军。

一九二七年五、六月间，第二十五师在李汉魂、李硕勋带领下，在上蔡城郊同富双英旅展开了战斗。当时，士兵们隐蔽在一片深黄色的麦地里，听到号令，一举攻上，很快就把敌人团团围住，富双英被迫投降。接着，硕勋同志命令我们师政治部工作人员进城宣传我军政策，扩大了我军在群众中的影响。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派军队进逼武汉。第二十五师奉令离开河南，到湖北沿长江东下“讨蒋”。

硕勋和第二十五师到武汉后，乘轮船到九江，驻防于南浔铁路（南昌至九江）线上。师部和政治部驻在黄老门火车站附近，师司令部设在铁路以西，师政治部驻在铁路以东。

(二) 参加南昌起义

第二十五师共辖三个团，即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第七十三团是由北伐时屡战皆捷的“铁军”——叶挺独立团改编的，团长是周士第同志。

第二十五师大约在黄老门驻扎了一个月。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我们得到“紧急集合”的通知，说是去“打野外”。后来才知道是撤开师长李汉魂所掌握的一小部份队伍，顺铁路南下，参加南昌起义。当时，李汉魂也正在集合官兵训话，劝他们不要参加起义。但是，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官兵则由共产党员、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率领，沿南浔铁路奔向德安，后又从德安迅速乘火车于八月二日抵达南昌，与主力部队会师。这时，南昌起义已胜利结束了。事后，我才知道，是我党派聂荣臻同志到马回岭七十三团团部主持起义的。

在南昌时，第二十五师经补充后，仍编为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等三个团，以周士第为师长，李硕勋任党代表。南昌起义军共编为第九、第十一、第二十等三个军，以朱德同志为第九军副军长，以叶挺同志为第十一军军长，以贺龙同志为第二十军军长。整个南昌起义军加上警卫部队共三万余人。撤退时，朱德同志带领二十五师担任后卫，叶挺、贺龙同志则带领其余部队走在前面。起义军陆续按计划撤离南昌，向东南方经抚州（临川）往广东的东江地区进军。

硕勋和周士第率领第二十五师离开南昌后，经抚州、宜黄、广昌、宁都、瑞金等县，到达会昌。在会昌，硕勋、周士第带领全师官兵同广东来的敌人打了一次大仗。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我军占领了会昌。但是由于伤员较多，感到前进阻力很大，我们不能按原计划越过江西、广东交界的筠门岭，南下广东东江流域，和那里的农

民运动结合了。于是，硕勋等和二十五师重返瑞金，改道东去福建，经汀州、上杭、永定，进入广东韩江流域，驻扎于大埔县的三河坝。

南昌起义军南下时，虽然还没有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我们的纪律一贯是很严明的。硕勋根据上级指示，还经常强调纪律的重要性，规定：沿途不准摘食地里的瓜果；用了群众家里的柴米油盐，一定要照价付款；如遇人民群众因受反动宣传外出躲藏，我们就留下价款和字条，说明借用了什么。对个别不守纪律的，则按情节轻重惩处。记得在宁都野外曾集合过约一营人，当众惩罚了一个违犯纪律的人。

从南昌出发到广东大埔县的三河坝，走的全是山路，多半只能单人单行前进。因此部队拉得很长，每天行百里左右，不是上山就是下山，很少有平坦的路。一些知识分子和生长在北方平原的战士，由于不适应，腿肚疼痛，举步艰难。此时，硕勋等同志积极开展了宣传教育工作，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奋勇前进。由于硕勋等同志的努力，战士们在艰苦的行军路上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三）参加三河坝战斗

三河坝位于广东梅县的东北，地处梅江、汀江和南流经潮汕入海的韩江三条河的汇合处。二十五师的师部和政治部设在韩江的西岸和梅江的南岸之间。硕勋经常与朱德、周士第同志在师部商议工作，研究怎样保卫阵地，迎头痛击来犯敌人。

二十五师驻守三河坝时，叶挺、贺龙同志领导的起义军的大部队已南下进攻潮州、汕头。根据上级决定，二十五师扼守三河坝，牵制敌人增援潮汕，同时监视梅县一带敌人。硕勋和周士第同志接受任务后，带领全师官兵，在朱德同志指挥下，坚守三河

坝。

不久，听说我起义军很快占领潮汕，再将主力西进，迎击揭阳一带的敌人。后因兵力分散，潮汕失守，主力受挫，向西南退往海陆丰一带。南下的主力至此失败了。敌钱大钧部遂来攻击驻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这是南昌起义军的最后一个师，约有二千余人，有不少非武装人员和一些女同志。

敌军大约从韩江东西两岸分两路北上进攻三河坝。朱德、李硕勋、周士第等同志在韩江西岸的山上指挥战斗。我们与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由于敌众我寡，三面被敌包围，我师便不得不向后撤退。

硕勋、周士第同志和师部以及政治部是在最后一夜的下半夜撤退的。韩江上游，河水湍急。我们须从西岸用船渡到东岸，再从东岸涉水渡到另一条浅水河的北岸。黑夜中，在只有一个汽灯的照明下，同志们一船一船的渡过急流，硕勋同志与大家挤在一只木船上。当涉水过浅河时，水淹到了我们胸部，水流又急，人很难站稳脚，同志们便手拉手，或用树枝联在一起。渡河一直持续到天亮。这时，西面远山上的敌人还不停的向我们开枪，子弹射入身旁水中，当时的危急情况是可想而知的，但整个部队很有秩序，大家同舟共济，没有一个落水或掉队的。

（四）在闽粤赣边境艰苦卓绝的战斗

撤离三河坝后，硕勋、周士第率领二十五师在朱德同志指挥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我军利用军阀割据以省为界，边界地区两不管的状况，沿着福建、广东边界西行，进入江西的东南部边界。我们为了避免与敌人遭遇，不进城市、集镇，只过乡村，走的是崎岖小道。那时，我们既无援兵，又无供给，前有敌军，后有追兵，困难之大，难以想象。我们常常是一天只吃两顿，有时

只吃点干粮。衣服脏了不能洗，草鞋破了用破布条裹裹。十月的南方山区已带着几分寒意，可我们穿的还是南昌起义时的单衣。面对着艰苦危险的处境，我们并没有消极悲观，尤其是朱德、李硕勋、周士第等同志，经常鼓励我们，激发我们战胜困难的决心。

在闽、粤、赣边区沿途，我们虽然没有遇到军阀正规部队袭击，但却常常受到地主豪绅等反动武装的骚扰。他们隐藏在路旁不远的山上树林里向我们威胁喊叫，开放土枪，尤其对于徒手的同志威胁较大。由于潮汕和揭阳一带我军的失败，许多政工人员和其他非武装人员退散到我师，加上我师原有的徒手同志，在当时，造成了武装同志的负担，因为他们要时时分散精力对之进行保护。

大约在江西信丰县境，李硕勋同志召集我们三个科长和另一位男同志与四位女同志，说：“现在决定武装同志打游击，徒手同志大部分离开部队分别到南昌、武汉去。你们四位男同志把四位女同志带到南昌找朱培德部队中的同志，然后去武汉。”说完，他给了我们一些到赣州的路费和找当地地下党的介绍信，又给我们一些便服。我们问了去赣州的路线，换了便服，就和李硕勋等同志告别，这也是我们和起义军的最后告别。全国解放后才知道，他们以后转战湘南一带，终于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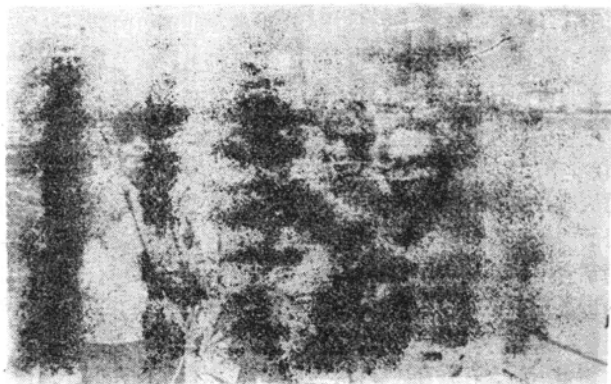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在北京饭店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晚会上，我趁中间休息时间，来到朱德同志面前问道：“我是八一起义时第二十五师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不知政治部主任李陶同志现在哪里？”朱总司令想了想，低声地带着默哀般的表情说：“他早于一九三三年在鄂西牺牲了！”（整理者注：经查考，李陶同志系于一九三一年在广东海南岛牺牲。）

•李何林同志曾任南开大学教授、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本文是根据李何林同志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九日在北京的谈话记录整理而成。

——何锦洲 整理

黄维趣闻琐记

黄维（右二）在武汉江轮上



——沈 醉——

黄维，江西贵溪人（1904—1989）。黄埔军校一期、陆军大学特一期毕业。曾任国民党第十八、第五十四、第三十一军军长，联勤副总司令，第十二兵团司令官等职。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和我曾在一个战犯改造所学习。

他一向孤僻成性，自命清高。他是陈诚最宠信的一个将领，虽然曾官拜联勤副总司

令，是个掌管部队钱财、物资的肥缺，却能做到一不贪污，二不清客送礼。这在当时，也算是难能可贵，所以他的儿女没有一个送到外国去读书的。成了战俘之后，他对那些“靠拢政府”的积极分子很看不上眼。而他的组长、副组长，不是他的旧部军长，就是他认为“不屑与谈”的人。这样，当然经常要遭到批一批、斗一斗

了。如他曾有过“文天祥思想”，就在组内以及全体都来批判过。加上他专心致意去搞什么“黄维永动机”，就更成为批、斗的对象了。

我和他曾经同在一个组，我亲自看到过，别人批评他时，他闭目养神，面上毫无表情，而有些人的批评使他感到讨厌时，他有一手令人哭笑不得的“绝招”，就是当批评者的话音刚落，他能用力一挣，随即放出一串响亮的屁声。这往往引起对方更大的反感，而厉声责问他：“这是什么态度？你迟不放屁，早不放屁，一定要等人家的话刚刚说完，你的屁就来了。这不等于是讽刺人家对你的批评是在放屁！”他遇到这种情形，总是不慌不忙，若无其事地冷冷回答：

“我放屁是生理上的关系，谁也控制不住它，你硬要把我放屁和你发言联系起来，那我也没有办法。”遇到这种场面，我是最忍不住笑的，只好借出去小便，到厕所里去笑一阵才敢回来。虽然事隔多年，到

现在一想起那种情况，我还会笑出声来。

黄维受到批评后，真的是“若无其事”吗？不！他总是把憋在肚子里的话，发泄到他的笔尖上，他经常在挨批之后，伏在桌上疾书一阵，有人以为他在写笔记一类东西，他不给人看，别人也不能硬要去看他写些什么。因为在战犯管理所内，按规定，对个人写的东西，自己不愿公开时，别人不能强迫他公开。因为共产党人懂得，人的思想改造和转变，不能用硬性办法，这和强制劳动改造完全不同，只能慢慢来。用他们的术语叫“耐心等待”。不过，有时黄维也故意让人知道他在发泄自己对批评的不满。

有次他在挨批之后，在桌上写下“龙游浅水遭鼃戏，虎落平阳被犬欺！”他写好就放在桌上，和他同组的有个阎锡山手下死守临汾的司令官梁培璜看到后，马上大声质问他：“你是龙，你是虎，谁又是鼃，是犬？”“谁愿意当鼃就当鼃，

谁愿意当犬就当犬，我管不着！”他的这一回答，更使得对方火冒三丈。这时，正在午睡的那位学习组长，连忙爬了起来，拿起纸条一看，随手就向黄维脸部打了一耳光，这完全出乎意外的举动，使黄维来了个措手不及，因为战犯管理所有规定，不管犯了什么错，只能批评，严重的也是用斗一斗的办法，绝对禁止打人或侮辱性的骂人。

那位组长既打人在先，黄维也就决心还击于后；只见他剑眉倒竖，怒眼圆睁，右手握拳朝对方脑门猛力击去，如不是梁培璜手疾眼快，把那位组长向旁边一推，那一拳落在头上，不死也得重伤。这时，其他同组的人都赶来劝解，战犯管理所的值班干部也马上赶来。他一听，便很严肃地指出，这是一次极其严重的违反政策的重大错误行为，应当马上召开全体大会来好好认识一下这种错误的性质。同时也指出，黄维用这种成语来对待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也是不对的。黄维

听了后，原来涨红了的脸，慢慢恢复正常。而那位打人的学习小组组长，原来趾高气扬，认为自己理直气壮，敢于和错误思想斗争，满以为可立大功一次的得意心情，好象冬天一下掉进冰窟一样的难受。自然，从那次后，再也没有人敢动手打人了。

黄维在担任国民党联勤副总司令时，便听人说，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认为迄今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是一种不需要使用任何能源的“永动机”，如果能创造出来，则再也不会存在什么“能源危机”，便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幸福，永远为人类所敬仰。黄维从那时起，这位拿枪杆子出身的将军，便下定决心，想突破全世界所有科学家没有发明出的这种不需任何能源作动力的“永动机”，为人类造福。这种愿望虽好，但没有科学基础的人，想造出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没有能制造出来的东西，真是谈何容易。可是他始终坚决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有志者

事竟成”。所以，他在被俘前没有能完成的“伟大事业”，被俘后，还是专心致志地钻研，这种精神实在可贵。但泼冷水的也很多，他却毫不动摇。战犯集中改造后，他更认为有条件可进一步研究，并绘制出图样，想进行试制。管理人员认为在改造期间，是以学习与改造思想为主，这些似有点“不务正业”，而不表示支持。他则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把自己这一愿望提了出来，并给这种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机器定名为“黄维永动机”。他认为只要能制造成功，就可以惊动全世界，个人自由，不请自来。所以，他把学习等视为多余的、没有必要的事，不仅在学习发言中，不厌其详地反复谈他的“永动机”，而且在外单位找他写一些临时性“外调”材料，询问他解放前的许多情况时，他在写材料的纸上，也是写上他坚决请求支援他创造“永动机”的问题。管理所的负责人拿他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他的

请求，把他设计出来的图纸，送到中国科学院去审查研究。

几个月后，得到的答复是：

“经过反复实验，这种机器图纸，根本不可能达到不需要任何能源而能自己永远转动的设计要求。”很多人便认为既经过科学院鉴定都认为不可能，不要再搞了。他还是认为负责鉴定的人不懂科学，他的设计是可以实现的。管理所的领导便组织所有战犯和他辩论，他仍不服，还是坚持要继续研究，肯定可以制造出来。由于他始终不放弃他这一主张，而把学习改造放在一边，所以第一批特赦时，虽然他有许多优越条件可以争取早日出去，他却没有轮到。但他满不在乎。当时台湾还是陈诚的势力占优势，他是陈诚的亲信高干之一，他的同事和部下，都在台湾军事方面负重要责任，他的特赦可以起一些影响，而他却坚决不改变他的这一志愿，所以几次特赦都没有他。直到1975年，将囚禁20多年的战俘全部释放时，他才得到特赦。

可惜的是，他特赦后有了很多良好的条件，但“黄维永动机”还是没有制造出来，全世界的“能源危机”也正在一天天加深，不知黄维以后作何感想！

黄维是陈诚的亲信，陈诚是蒋介石的亲信。1948年秋，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总结过去与共军作战时许多失败的教训，单独一个军一个师的作战，往往一下就被吃掉，所以决定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把几个军组成一个兵团，这样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十八军是陈诚的基干部队，也是他发家和看家的本钱，这个军全部新式美国装备，兵员总是满员，一个军有近七万人，而且是久经训练，军官都是经过挑选的，在中央军中是数一数二的“王牌军”。蒋介石便将十八军和陈诚系的另外三个军组成了十二兵团，由黄维任兵团司令。陈诚并将他的另一亲信杨伯涛升任十八军军长。

1948年11月间，淮海战役的序幕刚一揭开，黄百韬兵团

东援海州被解放军包围时，蒋介石决定把十二兵团投入这一战役，并在该兵团出动之前，召集杨伯涛和战车营龙营长等说明了他决心收缩兵力，把大部队集结于徐、海、淮、蚌地区。十二兵团投入后，可形成对解放军决战的优势。当十八、十、十四军由豫西撤至确山、驻马店间集结，于11月中旬到达阜阳，强渡过河到达蒙城后，蒋介石派胡璉从南京赶来协助黄维，要十二兵团倾巢出动，打到徐州去解救被围困在碾庄的黄百韬兵团。十八军及快速纵队沿蒙宿公路经板桥、赵家集准备直趋宿县，刚刚赶到赵家集，宿县即已被解放军抢先占领，黄百韬兵团已被全歼。

徐蚌会战，蒋介石原想把解放军大部队吸引到这一地区后，调集所有精锐部队将解放军主力一鼓歼灭，没有料到解放军也是决心在这个地区把国民党剩余的主力歼灭。在这一双方出动全力的大会战中，国民党共有五个兵团和三个绥靖

区部队，而解放军参加的有华东解放军十六个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和华东、中原、华北等军区及所属地方武装，一共六十余万人，比国民党的部队人数不但少，而且武器装备更差得多，如果指挥得当，国民党是稳操胜算。结果，却大大出人意外，解放军在人少武器差的条件下，竟打了一个大胜仗。

原因是解放军仍采用一贯战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而不是全面进攻，先在碾庄歼灭黄百韬兵团，再攻占宿县，把黄维兵团迫到双堆集后，加以包围。黄维听了杨伯涛的意见，准备迅速脱离包围圈向固镇西南的铁路靠拢，一方面便于取得后方的补给，一方面可以和李延年兵团合股，再沿津浦线向北打去，这样可立于不败之地。

哪知一直等到十一月廿二日下午，黄维才下定决心开始行动，动作最快的十八军，因老早把军队摆成行军纵队，刚走出没有多远，就不得不停下

来，因十八军配属的二十多辆战车与几百辆大卡车，白天可以横冲直闯，一到夜间，铤尺之水，也成为障碍，动弹不得，所以不得不在双堆集以北宿营。等到第二天准备再走时，解放军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猛攻，十二兵团所指挥的八十五军、十四军、十军，都在仓卒应战中被冲得七零八落，不得不赶快退回到双堆集，解放军即从各路调动大军对双堆集层层包围起来，黄维虽几次下决心突围向蚌埠方面前进，但除十八军还有两个完整的师未被冲乱外，其余三个军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杨伯涛仍坚决主张打开一个缺口，可以突围而出。黄维开始也认为“蹙著走不行，就滚着走吧！”杨伯涛便派部队作试探性行动，发现解放军越来越多。黄维这时奉到南京命令“死守待援”，因为南京还认为十二兵团一向是中央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既已吸住了大部分解放军，只要从别处再调一两兵团，内外夹击，不但可

解黄维兵团之围，还可利用这一时机消灭解放军主力部队；所以，蒋纬国特别乘飞机到双堆集上空，与战车营营长通话，给官兵打气。

蒋介石也派空军投下他给黄维、杨伯涛等高级将领的亲笔信，对他们大加嘉奖，并派飞机空投粮食弹药。从十一月二十三日十二兵团被包围，到十二月五日的十来天中，杨伯涛不断派出部队，配合战车和炮兵，进行猛扑，但包围圈却一天天在缩小，空投的粮食，远远不够这十多万人的食用，几乎把能吃的东西都拿来吃，最后连骡马也吃光了。许多官兵都在怨声载道，说“死守”应倒过来变成“守死”了。

当胡璉第二次来到双堆集协助第十二兵团的时候，还可以降落小型飞机，等到十二月十日以后，便连降小型飞机的空地都受到解放军密集炮弹的轰击。第十军的阵地解放军猛攻下，一个团长刁秉魁被打死，另一个团长刘次杰被迫放弃阵地，胡璉便下令将刘枪

决。虽然这样，也还是挽救不了失败的局面。到了十二月十五日，黄维、胡璉决定集中残余兵力。作最后一击之突围，除能携带的轻武器外，带不走的重武器一律破坏。黄维、胡璉、吴绍周各乘一辆战车，并指挥十几辆战车向前开路，步兵跟着猛冲，只要能打开一个缺口，就不顾一切闯出去。胡璉指定冲出后到风台县去集合。

突围之前，胡璉和几个高级将领每人都向军医要了一包安眠药，以备被俘时自杀之用。当突围命令下达后，黄维乘坐的战车突然出了故障，只胡璉乘的战车与其他几辆战车和少数部队突出重围逃走了。

杨伯涛当时心想，突出去也无面目见人，决心与部队共存亡，也不打算当俘虏，所以他依旧穿著呢料将军服，在督队冲杀。解放军发觉他们要突围，便猛烈进攻。十二兵团这一支“王牌军”是块不容易啃得动的硬骨头，双方在争夺双堆集东南的尖谷堆一座只有十